

雪落无声

□ 高满应

又一场雪，凛冽浩荡，匆匆而至。初时如细羽探天，转瞬化作万千银蝶，自苍穹翩跹而下，将山川城郭拥入洁白怀抱。风敛锋芒，低吟着与雪共舞的序曲，远树披琼，近檐覆玉，天地间唯余茫茫纯净，涤尽尘嚣，沉淀出难得的安宁。立于窗前凝望此景，忽觉人生如行雪路——风雪交加是常态，晴空万里反倒稀罕。而我大半生的跋涉，恰是在命运的一场场暴雪中，以心灯为引，步步生光。

十四岁丧母，二十五岁失怙，兄长、嫂子、岳父相继离世。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，抚养弟妹、侄子与妻弟的重担，骤然压上我年轻的肩头。婚后十年，四历亲丧，助力亲人成家、抚育晚辈成长，纵使殚精竭虑仍负债累累，温饱有时竟成奢望。生活的暴雪一场连着一场，将人生的小舟打得颠沛流离。但我从未让心被雪扑灭，那些沉甸甸的嘱托便是暗夜灯芯：父亲与岳父临终前“拉扯大弟妹”的叮咛，嫂子辞世前托付孩子的眼神，让我绝望中有了勇气，困顿中有了方向。我便凭着这份执念，在雪路中咬牙前行。

东坡先生在黄州雪夜中写下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这份豁达与坚韧，恰是我困境中的精神底色。我本凡俗，却深信孔子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箴言——雪的冷冽最磨韧劲。我能在雪地立身前行，凭的正是心中不灭的念想。风雪愈烈，腰杆愈要挺直；前路愈晦，愈需摸索前行。因而二十余次获评镇、县、市、省级“模范教师”“优秀党员”。而且在工作与生活的夹缝中，我从未弃置手中的笔，将难捱的苦楚、生活的感悟、工作的心得凝于笔端，那是倾诉心事、自我鼓励的出口；亦未让书桌上的灯火熄灭，那点光是心底的暖意，是穿透迷雾的星光，支撑着我笔耕不辍。因而有四百余首（篇）诗、文，见诸《吕梁日报》《吕梁文学》《诗词之友》《中华散曲》等二十余家报刊。这些并非惊天动地的成就，却是我踏破雪路的勋章，印证着苦难中未曾屈服的过往，亦是激励我继续跋涉的莫大慰藉。我深知，日子的艰难本如落雪，不足为惧，可怕的是失却前行的胆气与信念；而只要心有阳光，纵使身在“雪”中跋涉，亦能踏出坦途，更有底气迎接未来的风霜。

一路走来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已让我深感艰辛，今日，却有许多身影在风雪中逆行，坚守着“扫天下雪”的担当，更让我心动神驰：万物避寒，巷陌人影稀疏，凌晨的街头，环卫工挥锹铲雪，铁锹与冻土碰撞出清脆清音，积雪在他们脚下消融，为万行路人铲出通途——这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朴素实践；疫情防控一线，医护人员防护服上凝着冰碴，睫毛挂着霜花，却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，守护一方平安——这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责任担当；偏远山区的支教老师，踏着齐膝积雪翻山越岭，冻红的双手捧着课本，将知识的火种播撒进孩子心田——这是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无私奉献。他们不是温室候鸟，而是风雪中的逆行者，以“愿扫天下雪”的胸襟，为他人驱散寒意、照亮前路。人生的风雪非独善其身的理由，唯有将个人的“心灯”与他人的“暖途”相连，方能让善意与勇气在人间传递，让雪后的世界愈发清明。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，用行动诠释了何为“扫天下雪”，也让我深切体悟到——真正的温暖，从来不是在温室里守望，而是在风雪中与众人携手点燃心火。寒极生暖，困极生勇，唯有以己之力暖己、暖人、暖天下，方能在岁月长河中留下坚实的足迹。

雪落终会消融，化作春水浸润大地；心灯不灭，纵使前路仍有风雪，日子亦能走得稳稳当当，心底始终亮堂。这场雪，让我愈发坚信：当每个人都守住心中的光，以“扫天下”的情怀温暖他人，便不惧世事风雪。

编者按

朔风起，雪纷飞，北国冬日的浪漫与厚重，都藏在漫天飞雪之中。本期特推出三篇以雪为主题的散文，为读者铺展一幅别样的冬日画卷。有雪落人间、万物澄澈的景致描摹，将冬日的静谧与鲜活娓娓道来；有以雪喻人生，于半生风雪跋涉中，坚守信念、笔耕不辍，彰显平凡人的风骨与担当；亦有静待初雪的细腻情思，在自然美景中窥见生命哲理，传递温暖通透的人生态度。片片飞雪，落于纸上，亦落于心间。愿这些温润的文字，能拂去冬日的寒凉，伴你感受自然之美，体悟人生力量，静待雪融春来，万物向阳。



雪落如初吻

□ 程建军

飘飘洒洒的雪选择在万物最深沉的睡梦中悄然降临，仿佛一位知晓所有秘密的使者，以无边的寂静覆盖了昨日的喧嚣。当第一缕晨光挣扎着穿透云层，一个被重新定义的世界缓缓浮现——昨夜那场无声的博弈，已以雪的完胜告终。曾经肆虐的、侵扰呼吸的阴霾，此刻被无数晶莹的六角形封印在泥土之下。天地间只剩下一种纯粹到极致的白，呼吸间是刀刃般清冽又甘甜的气息，每一口都像饮下漫山遍野的薄荷。

田野是这场降临最谦卑的受害者。麦苗在厚软的雪被下安眠，做着关于金黄色的、沉甸甸的梦。它们的蛰伏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向内扎根的、磅礴的沉默。河岸的杨柳，每一根枝条都裹着毛茸茸的霜晶，在微光中流转着珍珠般的温润光泽，脆弱又坚韧，仿佛一触即碎，却又凛然承受着风的所有重量。而角落那株老梅，虬劲的枝干托着点点红苞，在无瑕的底色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线条。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——那俏，是柔韧对严寒的答辞，是生命在绝境中为自己加冕的孤勇。

寂静并未持续太久。最先撕裂这银色宁静的，是孩子们清泉般迸发的笑声。他们从温暖的堡垒里冲锋而出，扑进这崭新的、可塑的王国。雪球划出欢快的弧线，雪人顶着滑稽的帽子诞生，每一个脚印都是占领世界的宣言。他们通红的脸颊上沾着未化的雪花，眼眸比雪光更亮，那是一种未被磨损的、属于生命原初的兴奋。他们不是在玩雪，他们就是雪的一部分，是这白色狂欢中跃动的音符。

雪纷纷扬扬，不疾不徐。它不像雨那样急切地宣告存在，只是悠然地、一片接一片地填补着天与地的空隙，仿佛时间本身也有了剔透的形状。街道苏醒过来，却换了一种节奏。公交车像巨大的白色甲虫缓缓爬行，车轮压过积雪的声响厚实而安稳。窗上的冰花成了临时的画布，乘客的手指无意识间留下蜿蜒的痕迹。公园里，练太极的身影在飘舞的雪花中更显舒缓凝重，人与自然的韵律在此刻合一；散步的人踩出“咯吱咯吱”的绵长回响，那声音里有一种踏实的幸福。寻常的奔波被赋予了诗的韵脚，每一个瞬间都像被雪花亲吻过，值得驻足与铭记。

这场雪是一次伟大的净化，更是一次庄严的序曲。它覆盖，是为了孕育；它肃杀，是为了重生。站在漫天的飞雪中，看洁白吞噬一切杂乱，再还给世界一片温柔的虚空，人们心中那盏关于春天的灯，便被拨得更亮了一些。希望不再是一句轻飘的慰藉，而是脚下载着梦的土壤，是枝头包裹着的花苞，是孩子们滚出的、越滚越大的雪球快乐王国。

因为冬天在最深刻最纯洁的时候，春天所有的道路，已经在这软绵绵的雪被底下悄悄铺就了千万重灿烂和生机。

这个冬天，雪的造访次数明显减少，整个天地间散发出一种干冷的气息，让人呼吸不畅。近日天气预报说，一场大雪正匆匆赶来。今早我跑到窗前，拉开窗帘看是否有雪姑娘在我睡着的时候，身穿白色的纱裙从天国偷渡过来。果然，地上留下一层白白的足迹，一直蔓延到远处。它们还给楼下的车都穿上了白色的新衣，使车们就像换好队服整装待发的士兵。那些成排的松树也成了被精心装扮过的圣诞树，显得格外精神。

北方的冬天与雪花是有个不变的约定吧，如果没有雪花的到来，冬就只剩下了孤寂和寒凉。冬天，怕冷的人们把自己“囚禁”在屋子里，过着蜗居生活。一下雪，就连村里憨实的人们都有了浪漫情怀，在孩子们的央求下在自己家院子里堆起了雪人，孩子们更是滚雪球、打雪仗、滑雪坡，玩得不亦乐乎，让一个沉默的季节突然就热烈了起来，有了童话般的温暖。

我喜欢雪，喜欢它空灵飘舞的姿态，也喜欢它玉质冰清的品格。站在窗前，静静地望着窗外，“四顾全疑在玉京”。你看，不远处就是群山，山上密密麻麻的树，也披上了白色的纱裙，影影绰绰，仿佛白居易笔下的太真仙境，已远非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可比。看着这些雪花扑簌簌下落，一朵追着另一朵，嬉戏着，欢呼着，乐此不疲地演绎着“故穿庭树作飞花”，怎能不令人发出美的惊叹呢！当太阳出来后，我喜欢在雪地里追寻一朵雪花的踪迹，就像我喜欢在茫茫人海中探索生命的走向。

我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飘到了很远的地方，于是我轻轻合上双眼，任思绪翱翔。这时候，我庆幸自己有另外一双眼睛——不只是近处的高楼无法阻隔，就是远处的山峦也可以跨越。这样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进入我视域的景物；当我闭起眼睛时，我看到的就是我想看到的风景。

许多时候，我喜欢闭上眼睛看，越看越着迷……我会禁不住想，雪花那么纯洁高贵，却滚落凡尘，与泥土为伍，还要接受各种脚步的践踏，会不会觉得委屈呢？当阳光到来后，那满眼晶莹的泪花，是温暖的感动，还是离别的不舍呢？刘亮程说“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不能全部看见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，孤独地过冬”。就像庄周梦蝶，也许“人总是活在自己梦里”，不同的是有的人在主动创造梦境，有的人干脆躲入梦境。心理学上也说，你所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，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其实都是你自己。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外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点燃情绪的导火索，火能烧得再旺，取决于自己的观念，取决于自己对于所发生之事的看法。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表现，也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影子。不同的是，我们的阴影部分被自己的意识否定或者压抑到了无意识领域。那么季节呢？一个季节的内心，是不是也藏着无数的秘密，甚至是比人心更丰富的秘密呢？

一阵风过，惊起成群的雪花，也惊醒了一个季节的秘密。万千张开银翅膀的蝴蝶，在我眼前翩翩起舞。“妈妈，快看呐，雪花怎么都在向上飞？”小宝惊喜地对我喊。我才注意到那些白色的精灵都在争先恐后地向上飞，有的还在空中旋转着，仿佛在故意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，我不禁看得呆了，啊，“天街飞雪踏琼英”。等我回过神来想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时，它们仿佛害羞似的，瞬间在我手机屏幕上蜷缩成一些断断续续的小白点。我不禁惋惜，这么美的瞬间却无法保留。这时，耳边仿佛有个声音响起：“美不需要记录，不需要外在的褒奖，即使没人看得到，也要一如既往地绽放”。

雪已落了厚厚一层。地上的脚印都被掩埋，就像造物主拿起一块遮天盖地的白色幕布，把大地的记忆严严实实地遮住，只留下了一个清零的世界。我突然想到“雪花是在冬天里的花”，雪花开了，再冷的冬天都有了春的暖意。雪花也是响在冬日里的战歌，待春风化雨，冰消雪融时，世间的一切都将重新整装待发，开启更昂扬的旅程。

等待一场雪

□ 卫彦琴

这个冬天，雪的造访次数明显减少，整个天地间散发出一种干冷的气息，让人呼吸不畅。近日天气预报说，一场大雪正匆匆赶来。今早我跑到窗前，拉开窗帘看是否有雪姑娘在我睡着的时候，身穿白色的纱裙从天国偷渡过来。果然，地上留下一层白白的足迹，一直蔓延到远处。它们还给楼下的车都穿上了白色的新衣，使车们就像换好队服整装待发的士兵。那些成排的松树也成了被精心装扮过的圣诞树，显得格外精神。